

# 马年有福

陈有福

曾有一段时间,我对父亲当年给我取的名字有些不满,为什么取了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有福。特别是上小学时,同学们给我起的绰号,叫烂豆腐,让我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

父亲并不生气,只是笑笑说:你娘生你那天,是农历腊月廿九,正赶上过年做豆腐。磨豆浆的时候,她突然肚子疼,你就出生了。豆腐豆腐,有福有福,就这么取了。

取名本该慎重,可在父亲看来,是件很随意的事。因此,我在读初三那年私下改了名,把有福改成友赋。

有人说,改名如改运,不知道是否真的应验?!

那年中考,我在试卷上写的是友赋,发挥还算正常。整个暑假,我痴痴地等待高中录取通知书。快开学了,班里不少同学收到了通知,我却迟迟没有消息。我就和父亲一起去了县教育局。招生办的人指着角落里的一个档案袋,淡淡地说:试卷上的名字和准考证不一样,虽然分数超过普通中学的录取线,但我们不能录取。父亲恳求道:孩子不懂事,改了名字,要不我们先到乡政府开个证明,看能不能补录?对方还是淡淡地说:先开证明再说吧。

我们赶紧到乡政府开了陈友赋就是陈有福的证明,送到招生办。那

位工作人员不停地责怪我,名字不能乱改。他写了两封推荐信,让我们分别去城区和乡下的两所普通中学询问是否还能录取。父亲带着我跑了两所学校,讲了一箩筐的好话,结果都是已录满无法接收。回到招生办时,工作人员看我委屈的目光,说一个月后还有一所学校招生。永康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校,第一年招生。我心中纵有千般不愿,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。

后来,我入伍、上军校和参加工作。名字改不回来了,可我仍有几分遗憾。一次探亲回家,我和父亲聊起取名的事。我说:你当年给我取的名字,怎么那么随便呢?别人会觉得你没文化。父亲说:有没有文化是你的事,况且这名字不错。有福,有福,多好,遇难成祥,逢凶化吉,一生顺遂。我知道,他是安慰我,让我不再纠结。

2001年夏天,太平水库的那次经历,我至今难忘。我喜欢游泳,每逢休假,常去水库里游。青山绿水间,自由自在地游动,是最惬意的事。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蛙泳技术,我更是放心大胆,经常一个人,也不带救生设备。可天有不测风云。那天,我游到水库中央的小岛,忽然乌云翻滚,雷声大作。想到岸上的衣服可能被雨淋湿,我急忙往回游。风大波急,湖面掀起一尺多高的浪,劈头盖脸打下来,让我喘不

过气。暴雨中还夹着冰雹,砸在脸上生疼。我不断换姿势,想让自己稳定下来。仰泳时,浪一下就把头埋住;潜泳时,刚探头又被浪拍回去,连最熟练的蛙泳,也变得吃力。渐渐地,呼吸急促,手脚发软,前方白茫茫一片,青山好像越来越远。想回头游回小岛,却在犹豫中生出了恐慌和绝望。难道我就这样沉下去了吗?曾经海上的浪里白条,会沉没在太平水库?渐渐地,我手脚不听使唤,冰凉的湖水灌进肚子,视线模糊,意识也开始涣散。大约下沉了两米多,我睁开眼,四周漆黑一片。身处深渊,我忽然想起已去世一年多的父亲:你不是说我能逢凶化吉、遇难成祥吗?阿爸,救救我!在呼唤的瞬间,仿佛有一股力量托住了我。我拼命蹬腿向上冲。钻出水面的那一刻,天边闪过一道电光,我下意识地改变了方向。原来我一直是在逆风逆水游。

多年过去,我早已与俗名有福和解。所谓福,并非一定是锦衣玉食,而是劫后余生的清醒,是风雨中依然向前的勇气,是对自身平凡甚至平庸之辈的接纳。父亲用最朴素的智慧告诉我:活着,本身就是最大的福气。

如今,我已在文化战线上行走半生,朝九晚五,乐在其中。这平凡而踏实的日子,便是有福两字的注脚。

# 丽州八景

(组诗)

毛富强

## 东郭望春

柳绿浓犹淡,桃红深复浅。  
北门长抱忧,何日牵黄犬。

## 西津晚渡

白鹭下烟渚,红蕖弄晚晴。  
无人寻渡筏,未免惜钟声。

## 白云积雪

云端见白头,或感此身老。  
且更上东山,一觐邹鲁小。

## 双溪流月

浊清虽异源,一旦交相语。  
别有少年欢,至今流不去。

## 古塔斜阳

绕寺檀烟散,隔溪松影深。  
夕阳良不吝,鍍塔一身金。

## 万安疏钟

兵燹既多遘,经声遂莫闻。  
几时钟再起,一杵破迷云。

## 松石招云

石相即龙相,如云本虚妄。  
可怜松不知,沙劫坐无量。

## 桃洞浮花

石洞苔衣古,桃溪花露新。  
如何逢圣代,更忆武陵人。

## 方岩赋

王梦涨

八婺名山,括苍余列。霞赤方岩,立于中浙。如屏风而障野,有造化之神工,似巨阙若凌空,无人为乎凿辙。揽八婺之形胜,聚天地之英杰。

观夫丹崖赤壁,古洞幽宫。胡公庙宇,气势威雄。市贾摩肩,杂陈百戏于阶下;客商接踵,纷竞所愿于殿中。于是香火千年而不辍,德馨万代亦长崇。

至如松柏倒悬,藤葛迷径。竹影婆娑,松涛寄兴。五方景象之不同,四季风光之不定。流泉飞瀑,天然之曲故出奇;怪石异峰,自得之光而尤胜。

感叹天桥飞架,栈道空横。穿云破雾,游客心惊。绝顶八观,纵横阡陌皆秀色;凌虚把酒,川洞蜿蜒其若行。四时异色,朝暮殊名。晨赏日升,金乌渐跃于云海;暮观霞散,赤练消融之晚晴。



前仓镇世彰村黄碧塘公园 施天安 摄

# 记忆中的永康年味

徐辉

春节期间,回家过年,是无数游子的期盼。我爱人就是这游子中的一员,他老家在浙江永康,一座享誉中外的五金之都。

他大学毕业后,留在上海工作。于是,回永康过年,是他辛苦一年后最大的慰藉。

而我,作为永康媳妇,从1994年以来,近30次奔赴永康过年,这座富裕美丽的小城,成了我心底独一份的年味故乡。

记忆中永康的年味,在除夕的清晨,就很浓了。喜庆春联贴上门楣,火红灯笼挂起檐角。

爱人带着孩子到集市去买鞭炮,还有他小时候的各种小吃,酥饼、角干、麦饼、米糖等。

公公婆婆忙着杀鸡杀鸭,婆家的活计向来要靠抢,慢一步,便只剩在旁洗洗菜打打下手的份。

这份热闹的烟火气,是年的开端。

谢年仪式完成后,年夜饭开席。一大家子围坐一桌,举杯共饮,饭菜的香,孩子们的笑,便是最暖的年味。

饭后,爷爷奶奶开始发红包。孩子们手捧大红包,欢呼雀跃,爷爷奶奶也笑得合不拢嘴。

有了微信后,各个群里开始抢红包大战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伴随着窗外美丽的烟花,除夕的热闹和喜庆进入高潮。

正月初一的清晨,是被鞭炮声叫醒的,然后迎来的早饭,是一碗满满当当放了两个白煮蛋的长寿面。

这一天的孩子们是专属爷爷的。爷爷带着他们,走向街头去看杂耍。老的小的,玩得尽心才归。

每年的正月初二,我们都会去方岩祈福。沿着石阶缓步而上,走过百步峻,踏入天门,逛过商铺林立的天街,便到了胡公祠。

北宋清官胡则,是永康人心中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的守护神。方岩的石阶上,刻着祈福心愿。

正月初四,我们去逛永康的村落山水。我们每年会选一个景点游玩,比如,满是岁月苔痕的厚吴古村落,古建筑保存完好的舟二村,村美

民富的大陈村,一个个美丽的浙中村落,展现着历史的厚重、先民的智慧。

我们还爬过石城山、大寒山、五指岩、公婆岩。而我最喜欢古朴雅致的西津桥,很多老人坐在竹椅上,聊天、打牌、下棋,优哉游哉。走在桥上,凭栏眺望,看永康江水悠悠流淌。

正月初六,伴着不舍收拾行囊准备返沪。

永康的年要到正月十五元宵才算过完,可我们赶着上班,总赶不上那份热闹,年年都留着些许遗憾。

而每次离开,后备箱总被婆婆塞得满满当当,腊味、点心、农家菜,塞下的是家乡的味道,更是父母沉甸甸的爱与牵挂。

如今,公公已离开我们六年,婆婆也年事已高,往后,便很少有机会回永康过年了。

我想,纵使不在永康过年,心底的回忆像一座岛,我们可以随时爬上这座岛,在那里歇一歇脚,喘一口气,然后再走向新的岁岁年年。